

陈旧不知归路的《黑客帝国：矩阵重启》

柳青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提醒了人们时间无情的流逝——《黑客帝国》已经是23年前的电影，当年引发哲学问题大讨论的《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和《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距今快20年。

其实拿《黑客帝国》作参照，《矩阵重启》并没有退步。电影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出现了好几次，这本经典童书里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红皇后对爱丽丝说的：“你要跑得飞快才能留在同一个地方。”这么多年过去，导演沃卓斯基姐妹一直跑得飞快，但也只是留在同一个地方，而她们的停留处，对于这一代的年轻观众来说，很遥远也很古老了。

矩阵重启，导演沃卓斯基姐妹却在电影里公然嘲笑了“重启”这件事，顺便挖苦了全体好莱坞工作者：我们总是用旧办法讲旧故事。敢开这种“自绝于同行”的玩笑，可说这对姐妹仍仗着《黑客帝国》攒下的心理优势。即便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后，《黑客帝国》在科班课堂上早早被定性为“得益于技术发展红利的商业爽片”，可是回到上世纪末，它制造的概念和视听景观都是超前的。

《黑客帝国》的另一个非主流译名叫《22世纪杀人网络》。在网络和虚拟社区初兴的大环境里，当掌握话语权的西方主流思潮对数据和数字身份的平行世界报以冷眼质疑时，《黑客帝国》以彪悍的叛逆主流姿态冲击了当时的商业电影市场。小职员安德森舍弃了物质过剩、欲望无底的现实，进入数据和代码的“矩阵”中寻找真实、捍卫真实，他摆脱了包围着他的虚幻的物质世界，蜕变成矩阵里的救世英雄“尼奥”，这个名字在英语里的字面意思是“全新的”。这个诞生在20世纪尾巴上的故事，预演了此后20多年里大行其道的各种RPG游戏。并且，在视听场景的设计层面，《黑客帝国》就是挑衅当时欧美主流语境的，安德森所在的世界物质富足，布尔乔亚阶层的话语权和审美趣味规定了现实的模样，而在数据身份重组的矩阵里，一切物质烟消云散。荒凉、暗淡、贫瘠的“矩阵”，是创作者对当年的强势文化景观的抗拒，他们站在被高雅文化奚落排挤且没有话语权的一边，用游戏、黑帮、动作片这些被认为低俗的手法创造不登大雅之堂的风景，以此建造另一个精神世界的锡安城。

但两位导演并没有斩钉截铁地认定矩阵是“更好的世界”，2003年上映的《重装上阵》和《矩阵革命》，是对数据的平行世界的解构和反思；即便摆脱物质的束缚，精神上的伊甸园仍是不可靠的，矩阵并不是理想国，它一样是能够被设计、被操控的，个体的觉醒和逃逸真的可以实现么？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翻转，也是见仁见智的开放式议题。20年前的沃卓斯基们，人酷话不多，他们致敬了《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三部曲的剧作框架和刘易斯的这部小说是呼应的，互为

镜面的现实和梦，两边都是亦真亦假。当年观众沸反盈天的哲学议题大讨论，其实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总结——庄周梦蝶，蝶梦庄周。

《黑客帝国》三部曲看似留下开放的讨论，但论概念设置和剧作设计，它是闭环的。想要榨取旧作红利的是片厂而非创作者，沃卓斯基姐妹对于“肉身世界和数据世界”相关议题的讨论显然已深感厌倦，在《矩阵重启》里，她们借角色台词公然揶揄：是华纳公司非要把这玩意儿“重启”。

时间把许多剑走偏锋的尖锐导演变成了回望古典的老艺术家，沃卓斯基姐妹试图保持先锋意识，但她们的感情做出了另一番选择。

尼奥又一次和矩阵的设计师对峙，设计师又一次得意地陈述“现实中的人们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他们不想改变”，尼奥的回应是：“我们不改造现实，我们改造矩阵。”这是很可玩味的，《矩阵重启》可以看作是一个旧故事应对时髦的“元宇宙”新议题。创作者并没有一厢情愿地为“元宇宙”唱赞歌，也不愿归结人类现实的、物质的“碳基文化”和数字身份、数据构建的“硅基文化”两者之间是否互相消灭、互相取代，但她们相信在赛博世界里，数据组成的符号必能获得身份的主体性。

这可以视为温和的先锋，而温和的本质是乡愁。这决定了《矩阵重启》表达的踟躇和不自洽。沃卓斯基姐妹仍然横眉冷对保守无趣的布尔乔亚们，痛斥美国中产文化对妇女的压制，但“美国式中产”指向的场景不再是《黑客帝国》里那些类似爱德华·霍珀画作的俗艳小饭馆小旅馆，而是MUJI风的豪宅和整齐划一的大公司。安德森的心理医生（同时是“矩阵”设计师）的办公室却带着浓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息，一间用柔光照亮的、散发着安全感感的房间，通过画面很容易能感受到，导演对这个空间是没有负面情绪的，甚至，很难分清究竟是导演还是尼奥，对“医生的办公室”带着不愿割舍的眷恋。20年前，她们认为既然进入数据的世界，就该把肉身感受统统舍弃，尤其口腹之欲。如今矩阵重启，字节组成的人们在矩阵里种上了草莓，赛博人不想反噬现实，他们更想引渡现实的色色性也。矩阵里的人们不再想象砸烂现实，他们关心怎样在矩阵里制造“感受”。甚至，支撑并维系“矩阵”的终极因素，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跨越生死的爱。

温柔的乡愁成了导演刺向自己的刀锋——矩阵为了“爱与感受”而自我革新时，这不是它放弃了“无药可救”的现实，这是更古老的、前现代的“历史的现实”完成了对矩阵的悄然演变。站在当下“元宇宙”的门槛上，《矩阵重启》是一次复古的洄游，于是被年轻一代的观众嘲笑“老土”。“土不土”见仁见智，“老”确实是老了。

相关链接

沃卓斯基登堂入室，《黑客帝国》改造了当年的好莱坞主流风貌

1996年，当时还是兄弟俩的沃卓斯基组合完成他们的第一部长片《惊世狂花》，这部“蛇蝎美人为了蛇蝎美人铤而走险”的不正经电影，处处戏仿黑色电影的经典桥段，嘲讽黑色电影的传统，瓦解了男性视角下的“蛇蝎美人”刻板印象。小伙子们不走寻常路，鹤立鸡群于加州的独立电影圈，引起大制片厂的注意。兄弟俩抓住机会，向制片人输出了一个杂糅着日本漫画和香港动作片风格的科幻概念。

《黑客帝国》的一部分灵感来自袁和平在1990年代执导的《铁马骝》，那是以1858年的中国为背景的劫富济贫传奇故事。电影本身不复杂，但袁和平在片中创造了许多优雅至极的打戏镜头，比如有一个段落，两个对峙的演员为了抓住飘走的纸片，双双在空中鹤子翻飞，身形灵巧如乘风的纸鸢。这些画面给沃卓斯基兄弟很大的冲击力，他们想要把东方的侠客传说、写意的中国武戏，放置到他们迷恋的日本动漫赛博朋克场景中，杂糅出好莱坞主流电影里不曾出现过的变种科幻电影。

“黑衣人墨菲斯突然出现，他告诉名为‘尼奥’的黑客安德森，他生活的世界已经被计算机虚拟世界的控制者操纵，人类必须进入matrix矩阵寻找出路。矩阵最初是为了争取自由意志、反抗人间的奴役，结果反向奴役人间。尼奥在光灿却虚无的现实和荒凉却真实的矩阵之间，选择了后者，他不断抗争，竟发现矩阵也是被操控的。”在人工智能和虚拟社区仍不算发达的199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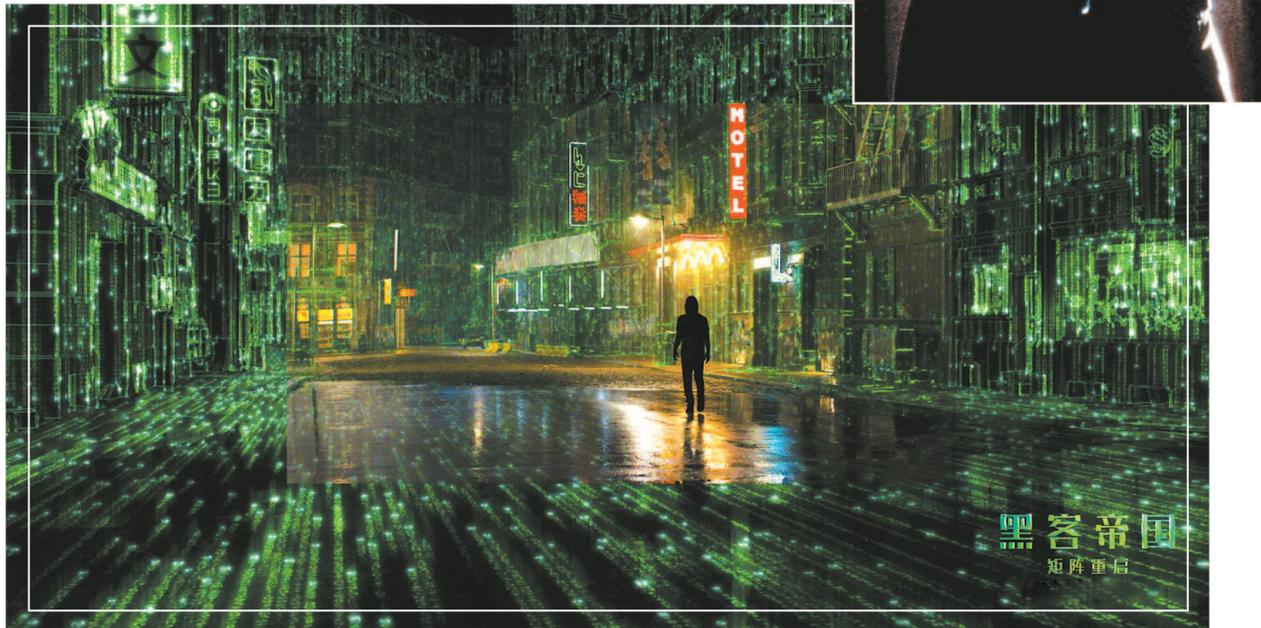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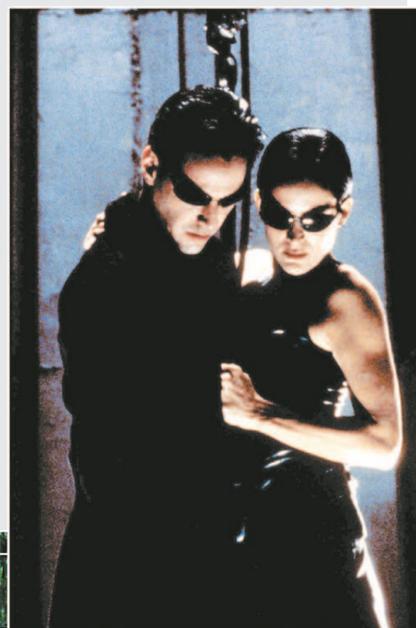
后期，《黑客帝国》构想所输出的高概念，打动了华纳片厂。制片人带着沃卓斯基兄弟亲赴香港，邀请袁和平到加州担任影片的动作设计和武指，给他长达五个月的时间训练男主角基诺·李维斯，片中尼奥的空中弹跳、旋转、翻身、踢腿和翱翔动作，由基诺亲自拍摄，不使用替身。

袁和平的动作设计，和沃卓斯基兄弟利用数字拍摄技术制造的“子弹时间”名场面，这两个创新要素赋予《黑客帝国》高辨识度的风格，打开了好莱坞主流电影的新世界大门。当时好莱坞商业片追求快节奏剪辑，镜头短，动作更短。《黑客帝国》的思路反其道行之，导演借鉴19世纪末的摄影师们拍摄运动分解动作影像的思路，在动作戏段落，安置几十部摄影机在运动镜头的轨道上，制作一系列带静止影像效果的照片，经过数字化处理，形成“连续运动的画面”，仿佛时间停滞，优雅的打戏以定格或慢动作施展。“子弹时间”的奇观，既是数字创新给予拍摄的便利，也是创作者主动利用技术优势，对电影媒体的美学作出大胆的风格演变。

时过境迁，即便《黑客帝国》对技术发达时代后现代问题的探讨暴露出肤浅做作，但一身黑衣的尼奥面对破空而来的子弹，以袁家班的身段轻盈后仰翻腾，时间凝滞——这些具有灵韵的动作戏场面在好莱坞一直被致敬，尚未被超越。放眼电影史，是《黑客帝国》让全世界观众看到东亚的审美趣味能如此强悍地塑造西方主流电影。

▼ 袁和平的动作设计，和沃卓斯基利用数字拍摄技术制造的“子弹时间”名场面，这两个创新要素赋予当年的《黑客帝国》高辨识度的风格

下图为《黑客帝国》剧照和《黑客帝国：矩阵重启》海报



黑客帝国 矩阵重启

“第三只眼”看文学

小渔港·小城镇·城市化

——看朱晓军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作《中国农民城》

潘凯雄

2019年9月25日，位于浙江省南部、南邻苍南北近平阳的龙港市正式挂牌！这不仅是中国第一座实现由乡镇直接跨入到目前唯一一个不设立乡镇级行政区的县级市，而且还是我国第一座没用国家一分钱投资、完全由温州农民自己掏钱建设而成的新型城市。

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就是将目光聚焦于这座奇迹之城，历时两年，对龙港“造城者”群体进行深入采访后书写而成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新作。

在纪实文学创作领域，朱晓军是一位不时引起读者关注的重量级作家，其作品《天使在作战》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个医生的救赎》中的主角儿陈晓兰医生入选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07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而这一次，他的目光依然聚焦于中国都市生活的点点滴滴，但却是“这一个”特别的都市：一座完全由农民自己掏钱建成的全新都市。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对龙港“造城者”群体进行了深入采访，从一路带领龙港发展的陈定模、陈林光、李其铁，到进城创业一心创造财富的林国华、陈智慧、杨恩柱……透过这一个鲜活人物的个体命运，既呈现出龙港这座中国目前最年轻都市的前世今生，也折射出我们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的风起云涌。

说实话，《中国农民城》不是一部读

起来令人酣畅淋漓的作品，在创作这部近30万字的作品时，朱晓军实在是过于“老实”而“拙朴”。全书分为十六章，每章又由五个左右的小题组成，每个小标题的主体基本就是一位普通人或一个小故事，比如第二章“江南的‘猴子’”（苍南人用“猴子”代称万农户）共六个小题，说的是当年苍南六个“猴子”发家的故事，其中一位就是日后大名鼎鼎惜又英年早逝的著名青年企业家王均瑶。如此这般粗略一估算，全书涉及人物近百位，由此也不难想象朱晓军为完成这部作品的创作实际访问量一定是超出了这个数据。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农民城》的创作就是作者践行“笔力、眼力、脚力和脑力”这“四力”创作的结果。

《中国农民城》读起来虽说不上酣畅淋漓，但因其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四力”的充分践行，因而作品透过一个个人物、一件件琐事令读者所生发出的思考却是深沉而长远的。

——严格来说，龙港并不是中国首个由镇一跃为市的地方。比如石狮，这个同样由福建省辖泉州市代管的县级市早在1987年就经国务院批准由镇改市，所不同的只是将当时同属晋江县管辖的蚶江、永宁两个镇和祥芝乡一道并入。因此，龙港由“镇”改“市”，其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名头”变得更体面，也不

在于它是否是唯一一个不设立乡镇级行政区的“镇改市”，而在于这是一座由温州农民自己掏钱自己建设而成的城市。1984年，作为国家设立的首批2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温州市急需一个物资进出的港口和进行经济活动的区域，龙港镇由此应运而生，但国家并未投资，因而集镇建设极为缓慢。而此时周边地区的许多农民却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然而，这些先富起来的农民虽有到龙港镇投资的意愿，却又面临着巨大的现实障碍，包括土地如何征用？剩余劳动力怎么安置？进城后吃饭、看病、子女读书怎么解决？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由谁搞？……真说不清楚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反正就是在这个档口，陈定模开始

主攻龙港，他在当时能看到的文件与报刊中，终于在那著名的“一号文件”中找到了“尚方宝剑”——“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于是在县里的支持下，龙港镇出台了一份影响深远的文件：“凡在龙港镇购地建房、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可自理口粮迁户口进龙港镇。”他们将规划好的镇土地分为六个层级，不同的层级标以不同的价格，鼓励周边农民在龙港投资建房并享受集镇居民待遇。消息一出并经当时镇领导宣传动员，龙港镇和周边地区的农民如潮水般涌入，城建步伐显著提速。仅

30天，镇里专设的“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就收到了5000多户农民的申请；两个月时间里共收到近千万的“公共建设费”，并集中了一大批能吃苦耐劳、愿建设集镇的农民。天时、地利加人和，集镇建设在1985年进入高峰，3000多间楼房同时兴建，参与农民多达万余人。此后的两年时间，龙港镇雏形初具。这就是中国第一个不要国家一分钱、完全由农民自己投资建成的集镇；这也是龙港从小渔村到农民城、从农民城到小城市培育、从小城市培育到撤镇设市迈出的第一步。

——从《中国农民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当下，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脱贫攻坚、让农民过上体面的日子，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秉持的重要的基本执政方针之一。去年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40余年的持续奋斗中，《中国农民城》告诉我们：质朴勤劳的广大农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意愿以及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领头人陈定模的智慧与胆识固然可贵，但整个脱贫

攻坚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折腾的执政理念更是至关重要。在龙港由镇到市的发展历程中，陈定模固然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也没有时面临被“折腾”的风险，如果没有时任苍南县委书记胡万里、时任温州市委第一书记袁方烈、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王芳乃至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坚定支持，陈定模也许早就下台、甚至会被“抓起来”。这个过程生动地告诉人们：不折腾，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如何的重要。

——龙港从“渔村”变“小镇”既而再成“城市”后，曾经的“渔民”们逐步学会并适应了“城里”的过日子，这片发展的热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方式。依托龙港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手工艺遗产技艺和地理区位优势，礼品、台挂历、印刷包装产品从一家家作坊走向了全国各地，为龙港赢得了“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中国台挂历集散中心”和“中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四张金字名片，年产值超百亿元，实现了从农民城向产业城的平稳过渡。2019年镇改市时，设73个行政村，30个社区，一年后，这个年轻的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6.40亿元，财政总收入25.33亿元，整个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与此同时，通过平整土

地、修建水利设施、绿化环境等措施，整个社会环境也在向着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可见，龙港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一个不设立乡镇级行政区的县级市，它的整个发展历程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走过了一个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业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发展转变的历史轨迹，这也是一个从本能的求生求生存过好日子的岁月自觉不自觉地走向城市化的演变历程。而城市化程度的高低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其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还会夹杂着诸如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还有待完善与治理。在这个意义上说，龙港的变化、农民城的成长所代表的这条城市化发展之路也是中国社会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中国农民城》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普通农民的“转身”揭开龙港的成长之谜，这些个体命运演变的过程无疑当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历史风云的一个缩影。尽管作品的创作风格朴素无华，但叙事的真诚所引发的思考使得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焕发出另一种独特的光芒。